

# 劳动者剪影 (二首)

□阿勇

## 创客

一群自由、自信的风  
吹开大地上勤奋的花朵  
头脑像胀裂的石榴  
时时迸发饱满的“点子”  
一粒金种子，一片金秋

生产工具是互联网加自己  
不耗费钢铁、木材、水泥  
用智慧统帅下的双手  
把创意变成图纸和产品  
赶在时间前，实现新的价值

喜欢去未知的森林采撷发现  
痴迷在浩瀚的天宇寻觅可能  
开阔的视野，包容的心态  
实践的脚步，不竭的活力  
与每个有信仰的人分享快乐

劳动是可以“玩”的  
世界可以因“玩”而改变  
让我这个传统里徘徊的人  
特想跃出来，一起去“HAIR”  
一起创造崭新的未来

## 流动的家

——记一位劳模“的姐”

没有跟朋友倾吐的苦闷  
不能和家人诉说的焦虑  
却都跟她讲了——  
她把我的人安全送达  
还把我的心摆渡到平静的彼岸

我知道人与人之间存在距离  
但没想到可以拉得这么近  
让我自愿交出昨天的阴影  
她使我相信，生活里的芥蒂  
可以用真诚的笑容融化

三尺轿厢，草原般辽阔  
让温暖的目光驰骋、飞翔

仿佛滚滚红尘中的一颗星  
引领我走上正确的道路  
在深夜找到熟悉的灯光  
无论骄阳似火，雨雪交加  
打开车门，都是一缕春风  
春风，来自春天的腹地

坐在这世界上最小的家里  
一位陌生的亲人  
教我领悟了大爱无疆  
懂得了如何为好人们点赞……

## 蛇口救青蛙

□张希合

那天，我回老家摘架豆角，我在房前正聚精会神摘着的时候，忽听青蛙在“呱、呱”地悲鸣。经验告诉我，这是蛇吞住了青蛙。放下手中的活儿，我去看个究竟。

房东是穗槐长成的篱笆，密密麻麻的，挡着东边的世界，怎么看也看不清。我扒开篱笆上的叶子细看，见一只小绿蛇儿，不到一尺长，竟吞住了一只拳头大青蛙的一条后腿。青蛙在拼命地挣扎着，小绿蛇咬住不放，每吞一口，青蛙就惨叫一声。

俗话说，“人心不足蛇吞象”，真是不假，这么个小东西居然吞住了这么大的青蛙。但恐怕最终也是“瞎子点灯白费蜡”，因蛇不但小，而且吞的也不是地方儿，若是头部还有可能，可吞的却是一条后腿，有另一条后腿卡着，怎能得逞？

我真想救救这青蛙，赶跑小绿蛇。因为青蛙善良，惹人喜爱，是“歌唱家”，又爱吃害虫，对人类有益；而小绿蛇是强盗，侵略者，让人害怕，惹人讨厌。但今天，动物世界不能以人的好恶为标准来决定取舍了，因动物界的生存法则是优胜劣汰，没什么正义非正义之分，因此，我没理它们就回去继续干我的活儿了。

当我摘完豆角准备回楼房时，听青蛙还在有气无力地惨叫着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急忙又去篱笆边，跺脚高喊，想吓跑小绿蛇；可它却仍然无动于衷，我行我素，毫不受影响。我多么想钻过篱笆去驱赶“强盗”，但因我已年老体衰，这样做有困难了，只好回屋找来丈余长的竹竿，伸过篱笆缝隙，照准小绿蛇猛地一戳！真灵，它乖乖地吐了青蛙就逃跑了。

青蛙得救了，也“解放”了小绿蛇儿，我的心情也畅快了——



## 小重山·题夕阳美

□崔惠斌

一  
耄耋终归破晓晨。有缘书画笔，  
感恩恩。丹青翰墨任销魂。真情里，  
把手旧痕。

转眼又逢春。满园芳草绿，喜盈门。  
桑榆不老与谁亲？心已至，诗语化精神。

二  
泼墨挥毫信纵横。百花园里梦，  
聚群英。春秋不忘状歌行。丹青里，  
五彩绘人生。

皓首写功名。自知身已老，有期  
程。把将才笔正勤耕。桑榆美，得乐  
更峥嵘。

## 扫墓

□乔健

母亲去世的第二年，我在八达岭附近的一处陵园为母亲买下一块墓地。

墓地伫立在一座半山坡上，周围长满了花草和树木，郁郁葱葱，静谧而且洁净。顺着台阶往下走，山下是一道人工开掘的水渠，溪水清凌凌的，顺势向山下流去，不时翻起片片白色的水花。陵园的人说，这叫有山有水有靠山，风雨一来花满楼。我不懂风水之学，但却听过“前有照，后有靠”的说法。再经此一说，便觉得这实在是一块风水宝地了。

母亲安葬的那天，风和日丽，蓝天裹着白云，是北京难得的好天气，但我的心却像夏日雨前的天空一样阴沉沉的。母亲“走了”一年了，这一年里，我几乎每一天都会想起她老人家，想起她在世时的一件件往事。这些往事虽然没有时序，驳杂而且凌乱，但件件都清晰可辨，十分逼真，仿佛就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。我甚至几次突发奇想，觉得母亲会从冥府中突然走回现实，走到我的面前来……可是，直到墓葬师将母亲的骨灰放入墓穴的那一刻，我才于冥冥之中，切切实实地感觉到，母亲从此真的与我们阴阳两隔永不相见了……

失去母亲的痛苦，是非经历者难以体会的。母亲在世的时候，我似乎浑然不觉，总以为母亲会永远守着我们，不管她是唠叨，是叮嘱，还是小骂两句，我都习以为常，且报以一哂，全把它当作一种母子亲近的内容。虽然也知道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，但又总觉得那是十分遥远的事情。直到有一天母亲忽然病倒了，直到后来我看医生在诊断书上留下的那几行锥心的文字，我才突然觉出这世界留给我们母子永诀的那一天已经很近了。

安葬了母亲之后，我每年都会择日到墓地去看望母亲。像母亲在世时一样，每一次我都会“报喜不报忧”地把家里新近发生的大事小情跟母亲念叨：谁谁结婚了，谁谁换了工作了，谁谁买了新车……仿佛只有这样心里才踏实，才宁静。人有的时候也真是怪，世俗的纷争，不过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却常常郁结心中，终日不快，而当你站在墓前的那一刻，倏然便会领悟到，原来那些所谓涨薪，升职，受冷，遭弃，乃至所有叫你快与不快的事情其实根本就算不得什么！

今年春上，远在澳洲的女儿回来探亲，到家的第二天一早就问我：

“哪天去看看奶奶？”

女儿从小是她奶奶带大的，跟奶奶感情最深，大前年，奶奶重病之时她还在澳洲读研，我没敢告诉她，一是觉得路程太远，二是怕影响她的学业，但这孩子敏感，隐隐地就觉出家里出了事，非要回来不可，久劝无效，最后愣是买张机票飞回了北京，和奶奶见了最后的一面。这次回来，没等我开口，她就提出要去看奶奶，这也足见她对奶奶的一往情深。

说实话，这些年女儿生活在海外，我一直担心她在“西风东进，洋节流行”的大环境下忘却了我们自己的文化。而现在，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，因为女儿终于没有忘记“还归东海扫墓地”。

清明后的第一个双休日，我们起了个大早，从南城匆匆赶到德胜门，去乘城楼下发往墓地的班车。直到这时我发现，和我们一样去扫墓的人已经装满了整整一辆大轿车。

望着这一整车的人，我忽然有了一种敬重的感觉，古有人说，爱亲者，不敢恶于人；敬亲者，不敢慢于人。

如此，我们的社会岂不会变得更加美好？